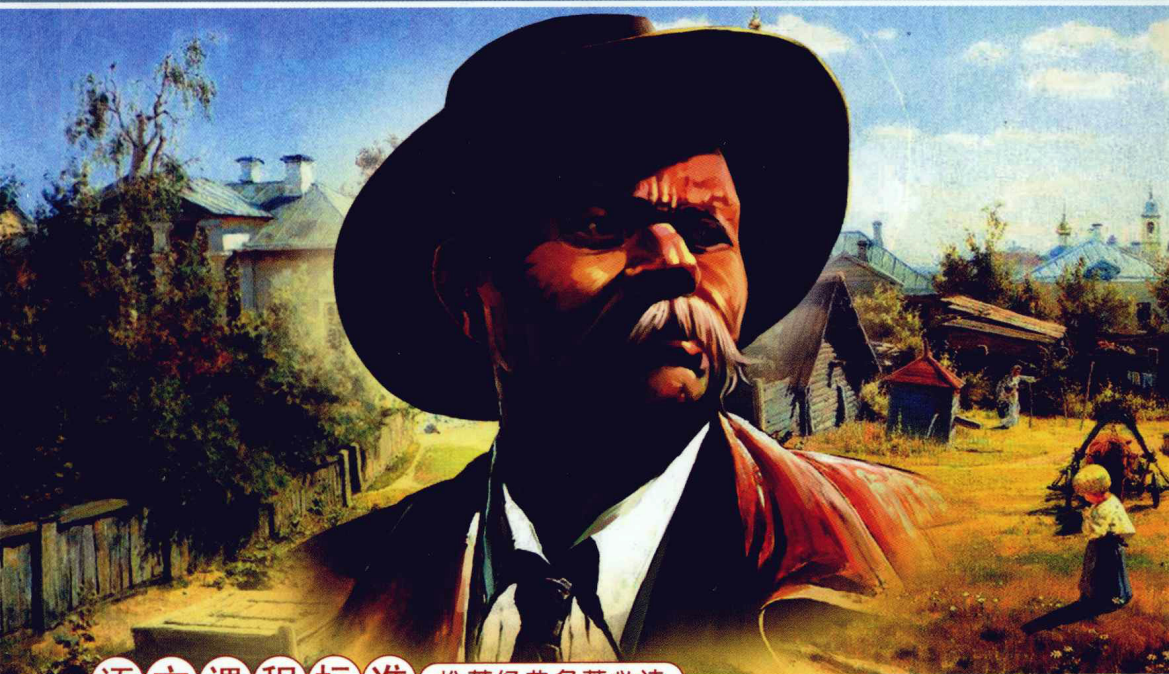


QINGSHAO BAN



语文课程标准 推荐经典名著必读

张海燕◎改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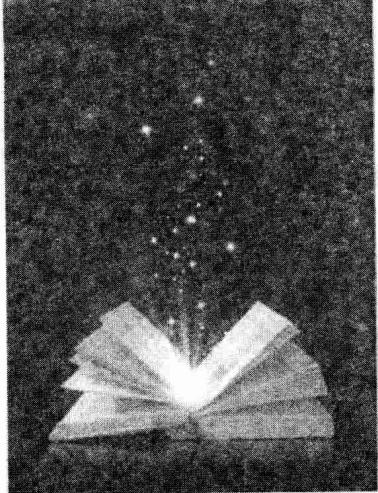
童年

TONG NIAN

(苏)高尔基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美术出版社



语 文 课 程 标 准 推 荐 经 典 名 著 必 读

童 年

TONG NIAN

张东风 / 丛书策划 杨 奎 / 丛书主编
(苏) 高尔基 / 著 张海燕 / 改编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童年 / (苏) 高尔基 著; 张海燕 改编.

—武汉: 湖北美术出版社, 2012.1

(语文课程标准推荐经典名著必读: 青少版)

ISBN 978-7-5394-4505-2

I. ①童…

II. ①高… ②张…

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联—缩写

IV. ①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07841 号

责任编辑: 李 晨

童年

张海燕 改编.

出版发行: 湖北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 268 号

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

电 话: (027) 87679520 87679521 87679522

传 真: (027) 87679523

邮政编码: 430070

网 址: www.hbapress.com.cn

电子邮箱: hbapress@vip.sina.com

印 刷: 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20mm × 1300mm 1/32

印 张: 6

印 数: 10000 册

版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推荐理由

《童年》《在人间》《我的大学》是高尔基著名的三部曲自传体小说，被誉为苏联最优秀的自传体小说之一。本书讲述的是以作者为原型的阿廖沙从3岁到10岁这一时期的童年生活。小说主要从儿童的视角观察描写生活，又以成人的视角审视整个社会及人生。人物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人，家庭已不是一般的家庭，而是那个时代——那个由沉重的劳动、家长制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和无聊生活造就的小市民社会的缩影。本书展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由腐败、没落而趋向灭亡的过程。

《童年》这本书写出了作者对苦难生活的认识，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见解，对光明与真理的不懈追求。字里行间涌动出一股生生不息的热望与坚强。它内涵丰富，耐人寻味，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精彩纷呈的精神境界，是一部不可错过的成长必读书。

内容提要

阿廖沙因为父亲去世，随母亲投奔到外祖父家，开始了黑暗又残酷的非人生活。这是一个充满仇恨，笼罩着浓厚小市民习气的家庭。外祖父贪婪、吝啬、暴戾，经常毒打外祖母和孩子们。有一次，阿廖沙因为染坏了一匹布，竟被他打得昏死过去，最后甚至把老伴与外孙赶出家门，让他们自谋生路。两个舅舅也是粗野、自私的市侩，整日为争夺家产争吵斗殴。在这个无情的世界里，只有外祖母处处护卫他，她是一个善良、坚强、勤劳的老妇人，她常常给阿廖沙讲很多好听的神话故事，并对他进行了有益的教导。后来母亲再嫁，可继父是一个凶恶的人，经常无故殴打她，痛苦不堪的母亲最后抑郁而死。

在外祖父家，阿廖沙还认识了很多其他的人，其中包括有外祖父家的房客“好事情”，他通过自己对人生透彻的感悟，教会阿廖沙许多做人的道理，这些成为阿廖沙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在这样一个弥漫着残暴和仇恨的家庭里，幼小的阿廖沙过早地体会到了人间的痛苦和丑恶。但阿廖沙并没有被艰辛、痛苦和屈辱的生活所压倒，他满怀信心，奋斗拼搏，冲破种种障碍与不幸，不断地探索新生活，最后自己勇敢地走向社会外出谋生。

精彩荟萃

他仿佛回到了那久远的年代，他小时候的年代。他的绿眼睛放着兴奋的光芒，干瘦的身体轻轻地摇晃着，嗓音渐渐低沉起来：

“你看，你到这儿可是坐着蒸汽船来的，但在那时却只有帆船，船在水里逆行时必须靠纤夫用肩膀拉纤，拽着船往上走。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纤夫，我们在岸上拉，脚下全是扎人的石子儿！太阳火辣辣的，晒得人都要燃着了。纤夫们没日没夜地朝前拉啊拉，腰弯成了弓，骨头嘎嘎地响，那汗水和泪水一齐往下流啊！”

赏析 节选片段形象而逼真地为读者展示了一幅19世纪上半叶俄国纤夫的悲惨生活的场景。作者用白描手法将烈日下纤夫拼命拉纤的步履维艰刻画得入木三分，读后令人动容。

选段是全书中对外祖父为数不多的正面描写中着墨最多的一处。阿廖沙听了外祖父的讲述，觉得外祖父顿时变得高大起来，力大无穷，一个人用纤绳拉着一条巨大的灰色货船沿着伏尔加河逆流而上。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外祖父残暴自私、冷酷、吝啬之外还有一些好的品质，如果不是当时社会的逼迫，也许他不会变成后来那样一个令阿廖沙讨厌、憎恶的恶人，这同时也是对黑暗社会的控诉。

轮到外祖父花钱生活的那一天，我们就吃得特别次，他总买一些别人不要的大肠、肝、肺和牛肚子。而外祖母从不像他那般小气，总是买最好的肉。

他们连茶叶和糖也分开了，但是煮茶仍是在一个茶壶里，每次放茶叶的时候他总是惊慌地说：

“等等，我看看，你放多少茶叶？”

他把茶叶放在餐桌上，仔细地数着茶叶，好像发现了什么说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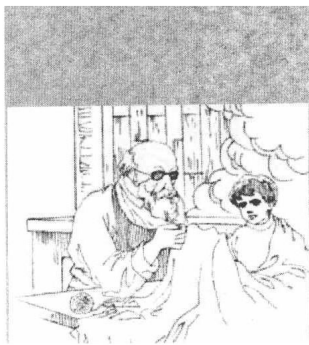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的茶叶比我的要碎点儿，我的叶子大，所以我的茶叶要少放点儿！”

他还特别注意倒在两个碗里的茶的茶色和浓度，分量当然也是重要的，一定要平均。

.....

圣像前的长明灯的灯油也是各买各的。

赏析 节选片段为我们绘声绘色地写出了外祖父的贪婪、吝啬、专横。家境开始衰落，外祖父甚至要和外祖母分开花钱，分家时，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自己，把所有的破烂都分给了外祖母。为了不让外祖母占便宜，本着细心认真的态度，甚至开始数茶叶，明辨到底谁放的多。宽以待己，严于律人，简直吝啬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虽然只是寥寥几笔，却把一个自私、无情、斤斤计较的人物形象凸显出来。同时从另一方面也反衬出了外祖母的宽容与善良。



Contents 目录

第一章

外祖母来了 1

第二章

桌布事件 13

第三章

养子小茨冈 26

第四章

突如其来的大火 45

第五章

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故事 59

第六章

家庭的灾难 73

第七章

不同的上帝 82

第八章

外祖父家的新房客·····	94
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九章

车夫彼得·····	109
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章

我的母亲·····	126
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一章

我的父亲·····	144
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二章

母亲改嫁·····	155
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三章

外祖父和外祖母分家·····	174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我和名著的故事·····	184
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

外祖母来了

＊

不久前，阿廖沙生了一场大病，外祖母从尼日尼赶来照顾他，谁料父亲却不幸染病身亡。父亲去世后，阿廖沙和母亲的命运将会如何呢？阿廖沙的外祖母会讲很多故事，阿廖沙很喜欢她。那么，阿廖沙也同样会喜欢他的外祖父吗？

这是一间光线极暗、破小的房子，我的父亲此时就躺在房间的窗戶边的地板上，安安静静的。他穿着平时的那件白衣裳，打着赤脚，手指无力地蜷曲着，衣衫下的身体也显得格外瘦小。他紧闭双眼，我那所熟悉的脸庞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，他就那么悄然无声地躺在那儿，再也不睁开那双快活的眼睛，使我有些害怕。

母亲跪在他旁边，哭喊着父亲的名字，她浑身发抖，不停地和父亲说话，还用那把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梳子，为父亲梳理着头发。她就那么自顾自的，眼泪不停地从眼里流出来，有几滴都滴在了父亲脸上，但父亲始终没有反应。

我躲在外祖母身后不敢上前，她也在哭，外祖母紧紧拉着我的手，硬是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，我躲闪着，不愿意去，父亲的静默让我心里害怕！因为我从没见过这种阵势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。她边推边对我说：“孩子，跟爸爸告个别吧！你以后再也不能见到他了……他离开我们了，去了天堂了！”我不明白外祖母反复给我说的

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，更不明白父亲去了天堂，为什么她们还哭得那么伤心呢？但我还是怎么也不愿意靠近父亲。

我小的时候，得过一场大病，先是父亲在看护着我，可是后来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外祖母来了，她来照顾我了。她是一个可爱的老太婆，全身浑圆，紧紧地裹着一身黑衣服，显得脑袋和眼睛都出奇的大，挺好玩，她始终面带微笑让人觉得很和气。

“你就是我的外祖母吗？你从哪儿来的呀？”我第一次见到她就很喜欢她。

“喔，亲爱的小宝贝，我是从尼日尼坐船来的，那船就在水面上行走哦！”她笑着回答。

在水上行走？这对于我来说本身就很稀奇。更何况坐船呢！那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
啊，想象着船上坐着又高又胖的外祖母就觉得可笑，太有意思了！

“船很大吗？”

“是的，宝贝，比房子还要高大。”她笑嘻嘻地说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爱上这个和气的老太太了，感觉她和我是特别地亲切。

我甚至想着盼望着她能立刻带我离开这儿，一定要坐着船离开。我此时一点也不留恋这个我从小长大的温暖的家。因为我现在觉得很别扭，一切都变了，以前充满着父母欢声笑语的家里，此时充斥着母亲不停的号哭声，好像永远不会停止。我的母亲是个爱整洁的人，她一向都是梳理整齐的，但现在衣服也凌乱了，头发也散乱了，她全然不顾。母亲其实也如外祖母一般人高马大，她可是从来没有这么软弱过，她一向是态度严厉的，但同时也是美丽的。她就那么一直在那儿跪着哭，看也不看我一眼，外祖母在一旁拉劝着她，可她只是一个劲儿地为父亲梳着头发，泪水哗哗地流。

门外已吵吵嚷嚷地站着些人，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，左邻右舍，还有警察也来了。

“行啦，行啦，快点收拾吧！”警察不耐烦地吼叫着。

窗户用黑披肩遮着，忽然刮来了一阵风，披肩被吹了起来，发出哗哗的巨大声响。

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时候的情景。我们玩着玩着，突然天上一声雷响，吓得我大叫一声。

去，她像一个奇怪的黑皮球。我怎么也没想到她如此肥胖的身体能转得如此迅速。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好半天，那情形让我觉得太可怕了！我那外祖母双手合十，嘴里不停地念叨说：“噢，圣母请你保佑他们吧！”

过了好久，在黑暗中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！

“噢，感谢我的主啊，是个男孩！”

我躲在角落里，没谁顾及到我，慢慢地灯光越来越模糊，后来的事在我记忆里也越来越模糊，也许在角落里我就这样睡着了。

我记得后来外祖母领着我和一些人去了郊外的坟地，坟地一片荒凉。参加父亲葬礼的人很少，人们好像在躲避着什么。站在坟地旁边的，只有我、外祖母，一个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、脸色阴沉的乡下人。

那天还下着雨，雨点不停地打在大家的身上，父亲就躺在那漆黑的用木头做的棺材里。我站在粘脚的小土丘旁，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放进墓坑里。

坑里已积了不少的水，居然还有几只青蛙在蹦跳，有两只已经爬到了漆黑色的棺材盖上。

“埋吧，埋吧！”警察不耐烦地下达命令。

外祖母又哭了起来，抓住一角头巾捂住了脸。

两个乡下人立刻搬起铁锹，往坑里填土。土被掀在水里，哗哗直响，那两只青蛙惊慌地从棺材上跳了下来，往坑壁上爬，可是又被土块把它们打了下去。很快墓坑就被填平了，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拍着土，啪叽啪叽地响。

“走吧，阿列克赛！”

外祖母想拽（zhuài）住我的手，我挣脱了，我不想走。因为我有点意识到，我以后将再也见不到我父亲了。

“唉，上帝啊！您这是怎么啦，为什么要带走他呢，他还不到年纪就……”

外祖母又哭了起来，只剩下我们俩默默地站在那儿，警察和那两个乡下人早已经离开。

良久，外祖母才领着我，走在那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之间，走向远远的教堂。

“你为什么还不哭？你应该大哭一场才对！”她说。

我也不知为什么，在父亲葬礼那天，我没有掉一滴眼泪。

我们坐着来时的那辆小马车，老马喘着粗气，走在满是泥水的街道上，街道很宽，两边整齐地排列着深红色的房子，马车一摇一晃地，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墓坑里的青蛙。

“那两只青蛙还能出来吗？”

“可能出不来了，可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，没事儿！”

不论是父亲，还是母亲，都没有这么频繁地念叨过上帝。可这个时候我比任何时候都信任她，但愿上帝也同样保佑我的父亲。

几天以后，外祖母、母亲和我，还有我那刚出生的小弟弟一起上了一艘大大的船，我们挤坐在一个很小的船舱里。

弟弟马克西姆一生下来是那么瘦弱，还来不及睁眼看看这个世界就死了。此时他就静静地躺在船舱里的一张小桌子上，浑身包着白布，外面缠着红色的带子。

我坐在行李上，从圆圆的窗户向外望，想看看船究竟是怎样在水上行走的。船身很低，感觉自己就像坐在水面上。船身后泛着泡沫的浊水向后退着，翻滚着，就像轮船的一条长长的尾巴，那溅起的水花不时地打在窗户上。

我本能地跳了起来。

“噢，别怕！”

外祖母用她那双柔软而温暖的手把我抱了起来，放在她的膝盖上。

水面上灰茫茫的，像笼起的云雾。远方的黑色土地，迅速地向后退着，一下子便消失在浓雾和翻腾的水花之中了。

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在朝后奔跑，只有母亲，自始至终地一声不响，她靠着船壁站着，一动不动，脸色铁青。她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我觉得她不再和以前一样爱和我说话了，变得越来越陌生。

外祖母常常对她说：“瓦莉娅，多少吃一点东西吧，少吃点儿，好吗？”

母亲好像没听见，仍然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和母亲说话声音不大，可很小心，似乎还有点胆怯似的，她像是有点怕母亲，但跟我说话总是和和气气的，这使我在心里觉得和她更亲近了。

忽然响起了呜呜的汽笛声，我知道这是船在叫，所以并不怕。

“萨拉多夫，那个水手呢？”母亲突然愤怒地吼道。

什么？萨拉多夫？水手？母亲怎么了？奇怪。

这时舱门打开了，走进一个长着白头发的人，他穿着一身蓝衣服，手里端着个木匣子。

外祖母接过木匣，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，轻轻地合上盖儿，双手合十，默默地念了一会，大约又是上帝保佑一类的话。

她把木匣横抱在胸前走向门口，可她太胖了，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窄窄的舱门。

她有点不知所措。

“看你，妈妈！”母亲叫了一声，夺过木匣。她俩走了，把弟弟带走了。

我一个人待在船舱里，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人。

“唉，太可怜了。那是你小弟弟，是吧？”

“你是萨拉多夫吗？”

“噢，不是，它是个城市。”

“你看，我们现在就要停靠在这儿！”

窗外的雾气中时而露出慢慢移动着的黑土地，船呼哧呼哧地喷吐着粗气，真像走了太远的路似的。

“外祖母和妈妈呢？”

“去埋你的小弟弟去了。”

这时我想起了父亲的葬礼，我给他讲了埋葬父亲时的两只青蛙。他把我抱起来，亲了亲。

“啊，我可怜的孩子！”

“你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，可怜一下你的妈妈吧，你看她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啊！”

汽笛又呜呜地响起来了。

那个水手赶紧放下我跑了出去，边跑边说：“待在这儿，别跑！我得工作去了！”

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待在船舱里，看着他跑出去，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跑了起来。

门外，昏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楼梯上镶嵌的铜片闪着光。

往上看，一些人背着包袱，提着行李包在走动。他们要下船了，

我也该下了吗？

可当我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，有人对我嚷了起来：

“谁的孩子啊，没人管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。”

人们摸摸我、拍拍我，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。那个白头发的水手焦急地跑了过来，一把拉住我说：“谁叫你跑出来的？噢，他是下面船舱里孩子，从阿斯特拉罕来。”

他把我抱回舱里，扔在行李上，吓唬我说：

“不准乱跑，再乱跑我要揍你了！”

我呆坐着。

头顶上的脚步声、人声安静下来，轮船也不噗噗地响了，也停止了打颤。

夜幕已降临了，舱里的窗户外边像挡着一堵墙，舱里黑黑的，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，挤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我就这样永远被扔在了船上？她们不要我了吗？

这个想法让我慌张起来，我跳起来就去开门，可门打不开，铜门把手根本就扭不动。

我使劲踢打舱门，直到我精疲力竭。

我几乎有点绝望了，无力地躺在包袱上，无声地哭了起来。最后，我噙着泪水睡着了。

轮船的噗噗地颤动把我惊醒，舱里的窗户由于外边的挡墙没有了，明晃晃的，像个小太阳。

外祖母就坐在我身边，她不停地自言自语地念叨着，她的头发全散开了，她皱着眉梳头。她的头发现在都还特别多，密实地盖住了双肩、胸脯、膝盖，一直耷拉到地上。头发打了结，梳得很是费力，她的嘴唇不自觉地歪着，黑眼睛生气地盯着前面的头发。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小了很多，显得很可笑。

我感觉她今天不高兴，不过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，她的语调还是像昨天一样温柔。

“年轻的时候，这可是我炫耀的宝贝。但它也像人的生活一样，也有不顺的时候。你看，它现在正和我较着劲呢！”

“睡吧，我的宝贝，天还早呢，太阳刚出来！”外祖母继续说。

“我睡不着了！我怕再也看不见你们了。”

“噢，我可怜的阿廖沙^①，不会再分开了，永远……”她已经梳好了辫子，抚摸着我的头很认真地说。我的心又温暖起来了。母亲躺在对面窄小的沙发上，躺在那儿，双眼紧闭，一动不动，像根木头，我生怕她像父亲一样。

“好了，阿廖沙，我们让你妈妈睡一会儿吧，她太累了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你要记住，我们都爱你！”

她说得温和甜蜜，每个字都是那么有耐心，我记住了每个字。

她笑的时候，黑色的眼珠亮亮的，闪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愉快，她的牙齿雪白，面孔虽然有点黑，可依旧显得年轻。

她脸上最有趣的大概就是那个软塌塌的大红鼻子头了，我最喜欢用手去揉它，她总是闭上眼睛好像很享受一般。

她的到来让我的心情明媚起来，一片光明，为周围的东西笼罩了一层美丽光环！她也成了我永远的朋友，是我最了解的人，也是我最信任的人！

她一直用无私的爱教导着我，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生的勇气！所以我清晰地记得40年前的这些日子。

轮船就这样缓缓地前进着，我们坐了十几天的船才到达尼日尼。

那是一段虽然短暂但却十分美好的日子。天气都很晴朗，我和外祖母整天都在甲板上待着。

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，秋高气爽，天空澄澈，两岸的秋色很浓，一片收获前的景象。

桔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轮桨缓缓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，哗哗作响。

轮船后面拖着一只驳船，驳船是灰色。

轮船就这么不紧不慢地前进着，两岸的景致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，有城市、乡村、山川、大地，还有水面上漂浮的那些金色的树叶。

“啊，你看，多美啊！”

外祖母在甲板上走来走去，兴奋地瞪大了眼睛。

她偶尔站住，立在那儿，看着河岸发呆，她两手交叉放在胸前，面带微笑，眼含泪水。

^①阿廖沙：阿列克赛的爱称。



我轻轻地扯了扯她的黑裙子。

“噢，我没事！”

她一震，连忙用手擦了擦眼睛。

“你哭了吗？”

“亲爱的宝贝，我没有哭，只是有些感慨啊！”

“一晃已经多少年了，我也老了，你知道，我已经活了60年了！”

她闻了闻鼻烟^①，开始给我讲一些故事，有善良的强盗，有妖魔鬼怪，也有圣人、贤士。她的声音很低，脸紧紧挨着我的脸，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要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了一种令人兴奋的力量。

她的故事很多，讲得流畅自然，非常好听，每次她讲完了一个，我总会说：“再讲一个！”

“好，好，再讲一个！”

“有一个灶神爷，住在炉灶里。有一天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心，他哎哟、哎哟地直叫：‘哎哟，疼啊，我受不了了。’”一边讲着，外祖母还一边抬起她的一只脚，晃来晃去，假装非常痛苦的样子，好像她就是那个被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灶神。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

^①鼻烟：烟草制品之一。以香味较好的烟叶，晒干后和入必要的名贵药材，磨成粉末，装入密封容器，经一定时间的陈化，即可应用。不需燃点，单以手指粘上烟末，轻轻由鼻孔吸入。

手们，当然也有那个长着白头发的人，这些留着胡子的高大的男人，都夸赞外祖母讲得好，嘻嘻哈哈地喊叫：“再讲一个，老太太！”

他们常邀请外祖母：“感谢您带给我们欢乐，请赏光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！”

餐桌上，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，让我吃西瓜，还有香瓜。他们快乐地喝酒，大声地讲话，与外祖母就像多年的老友，这个时候她也特别得容光焕发。但是有次正热闹时，突然就安静了，餐厅门口出现了个穿得有点像警察制服的人，上面钉着铜扣子，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人们都躲着他，甚至有点怕他，外祖母告诉我说那人是船长。

母亲是极少上甲板的，她整天待在船舱里，她永远沉默着，好像有一层看不透的雾笼罩着她，她那双和外祖母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，一直冷漠地观察着周围。

母亲的辫子也如外祖母般粗大，她把它们高高地盘在头顶上，像王冠似的。

她曾经严厉地对外祖母说：

“噢，妈妈，人家可都在笑话你呢！”

“我不在乎，尽管去笑话吧，至少我自己是快乐的！”

我的头脑中至今还清晰地记得，船一驶进尼日尼，外祖母就乐得像个孩子似的。

她兴奋地拉着我和母亲走到船舷旁边，指着远处大声地说：

“阿廖沙，你看啊，太美了！”

“那就是尼日尼，天啊，简直就像天堂一样！”

“你看，那是教堂，就像是在空中飞翔！”

她兴奋地几乎流出泪来，央求着我母亲：

“瓦莉娅，你快看看啊？”

“你可能把这地方都忘了吧，快看看呀，你会高兴的！”

母亲非常勉强地笑了一下，这些日子她总是这样。

轮船泊在了河面当中。河面上挤满了船只，成百根桅杆密密麻麻地高耸着。

一艘装满了人的船靠上了轮船，人们从船上搭好的梯子，来到了轮船的甲板上。甲板上顿时沸腾起来。

有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儿走在最前面，他穿着一身黑衣服，胡子是金黄色的，长着弯鼻子和一双绿色的小眼睛。